

書評

江澄波新修訂本《古刻名抄經眼錄》讀後

郭明芳*

說起古書商編訂經眼書目者不多，諸如王文進《文祿堂訪書志》、羅振常《善本書所見錄》、雷夢水《古書經眼錄》、江澄波《古刻名抄經眼錄》與嚴寶善《販書經眼錄》等。這類書估所編經眼錄、所見錄之書多半是其所見或經手古書所作紀錄，其或紀錄珍貴古籍情形，或記購買或現存情況，或記當時買賣價錢，或記版刻情形與特色，或記相關書林掌故等，對今日整理古書或研究古書，提供不少訊息，例如說臺灣師大館藏孤本宋刊《四書集註》之《孟子》就見於王文進《文祿堂訪書志》紀錄。

江澄波著《古刻名抄經眼錄》，早在上世紀末葉出版，即為研治版本目錄學者所珍視，但所收止於文革。前幾年江澄波特別整理舊稿，先出版有《吳門販書叢談》上下兩冊，其後又將舊稿《古刻名抄經眼錄》增訂交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於2020年7月出版，可謂江先生在此領域最後著作。最早一篇對江氏修訂本《古刻名抄經眼錄》介紹文章，是大陸著名藏書家韋力在今（2020）年七月號微信公眾號「師友贈書錄」。筆者閱讀此書，擬從不同角度推介，撰為本文，同時就其中若干進行改訂，提供閱讀此書之讀者參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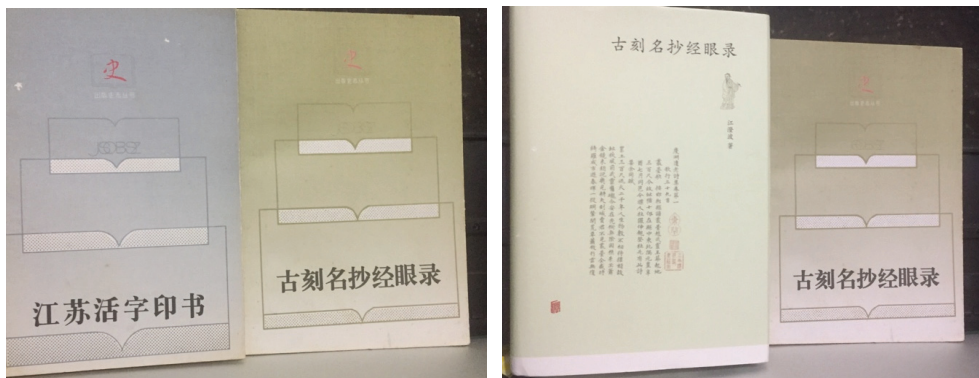
江杏溪祖孫三代合影（筆者翻攝自《吳門販書叢談》卷前）

* 東吳大學中文博士。

江澄波（1926-）先生為蘇州「文學山房」書店老闆，有「活字典」之稱譽。文學山房最早可追溯清末，澄波祖父杏溪（1881-1949）開設書店於蘇州。杏溪名如禮，以字行。杏溪父椿山曾在掃葉山房當店員，杏溪早歲赴嘉興舊肆學習，光緒廿五（1899）年回蘇州護龍街（今人民路）創辦「文學山房」。由於經營有方，杏溪與其子靜瀾收得不少昔時藏書家散出圖書或雕版（如蔣鳳藻《心矩齋叢書》書版），名聲日遠。又嘗以木活字排印《文學山房叢書》計四集廿八種；又嘗從若干古書殘葉彙為古書書影集，對初學版本學有相當幫助。

澄波繼承父祖舊業，持續經營文學山房。中共建政後，1956 年公私合營政策下，各私營古舊書肆併入國營，因此，文學山房被併入蘇州古舊書店。2000 年澄波自古舊書店退休，復設「文育山房」於平江路旁的紐家巷九號，2012 年又改回舊名「文學山房」，持續至今。

澄波著有《古刻名抄經眼錄》、《江蘇刻書》（合著）、《江蘇活字印書》與《吳門販書叢談》等書，又有論文十數篇。



江澄波著作書影（筆者攝）

江氏總結其收書經驗，而對古籍別有心得。韋力曾在〈九四老人販書記〉（見 2019 年 7 月 29 日《文匯報》）一文談及若干。他認為是江氏在古籍鑑定上的經驗總結，云：

文學山房曾經用木活字印過一套叢書，故江先生所寫〈怎樣識破活字版〉一文最具操作性，而他所寫〈區別叢書本和單刻本〉同樣是他從業經驗的總結，因為他分別寫明一些著名叢書零種在題款上的特別之處，比如題「明天琯校」者為《古今逸史》本，題「明新安程榮校」者為《漢魏叢書》本，題「新安汪士賢校」

者為《山居雜誌》本。這種總結方式最利初學者。這種總結當然也有例外之處，江老會在文中注明，比如上面舉例的第三項，也就是題「新安汪士賢校」，如果這部書的內容屬於集部，那麼這部書就不是《山居雜誌》本，而是《漢魏二十一名家集》本，看來解決這類問題唯一的辦法還是死記硬背。

這樣的經驗總結的確值得今日古籍整理者注意，但有時仍見不足。例如上文提到「漢魏二十一名家集」版本問題，根據筆者調查，此書初名「漢魏名家」，版本多至六種，何為汪氏原本，何為翻本，又何為書坊翻修本，仍是需再斟酌。

《古刻名抄經眼錄》可說是先生一生經眼古書經驗的總結。此次重新整理增訂出版應與吳格教授有關。李軍在〈三世雲煙翰墨香百年丘壑腹笥藏—江氏文學山房創設百十週年紀念〉一文，言：「近年，筆者因受業師吳致之（筆者案，即吳格之字）之命，協助江先生整理文學山房的相關史料及其著作，…」（見江澄波著《吳門販書叢談》下冊，第 712 頁）《吳門販書叢談》先行出版，二年後，《古刻名抄經眼錄》增訂本始校稿出版。

《古刻名抄經眼錄》增訂本較前編增加一百一十六則，內容又有所增訂，吾人從其若干內容中所自稱，可以知道修訂本當在 2017-2018 年前後定稿，如第 76 頁「清胡駿聲繪《張月霄先生遺像冊》」云：「新中國成立初期余往虞山訪書，…屈指已歷時六十年矣。」又第 107 頁「明萬曆刊本《武夷山志略》」回憶云：「1957 年暑假，學詩弟考入南京大學，上學之前陪我去皖南訪書，…迄今已六十年矣。」

修訂本內容有新增，筆者核對後繪表如次：

	經	史	子	集	小計
原 版	33	78	62	127	300
修訂本	46	103	83	184	416

內容增幅以集部最多，史部次之。全書以簡式書志形式，將所經眼古書一一紀錄。本書所記，除一書基本資料，尚包括一書重要序跋，有助於後人瞭解著述旨趣與刊印始末；若有藏書家題記，則錄其全文，保存文獻，以供讀者參考，尤其書中錄清中後期蘇州大藏書家黃丕烈題跋甚多。這些題跋如能再謄錄出來，則可補現有相關藏書家文集或筆記之

缺。最後則記書林掌故與江氏自己隨筆心得，或勾稽一書流傳、版本擅變，或勾稽人物交往，友朋軼事。筆者將以上所言，列舉若干如次：

第 111 頁「乾隆刊本《華山書》」言：「是書刻城於乾隆十五年，至今僅歷時二百餘年，不知何故流傳絕少，現吳中公私藏家均無收藏。據《中國善本書總目》著錄，全國僅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有一部，即是此書，其珍貴可知。」按，地方志書刊印本來就少，加上又多不對外流通（清末始有對外販售），故各地公私收藏亦少。檢復旦大學圖書館亦藏，應購自文學山房者。

第 266 頁「明銅活字印本《海叟集》」錄何玄之隆午刻書跋，云：「因取活字版校印百部，傳之同好」云云。所謂「活字版」可以是木活字，也可以是銅活字，如能附書影，則更好。但不管如何，這對瞭解明中葉江蘇活字印書研究提供材料。又此本今似未見有館藏。

第 323 頁「清丁敬寫刊本《冬心先生續集自敘》」記此本「實為清初時選用宋代舊紙所印」，頗為特殊，亦書林掌故。這種情形，江氏在《吳門販書叢談》談及，清初物質缺乏，不得不拆舊書紙葉以供印書或補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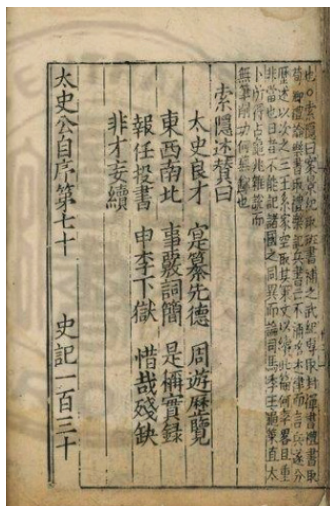
第 343 頁「宋刊本《樂府詩集》」記「此本亦係張氏適園舊藏，『文化大革命』期間流出，現藏南京圖書館。」按，適園張家藏書在抗戰間，透過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讓歸央館。此為漏網書。

第 123 頁「明崇禎刊本《吳中水利全書》」言「目前此書原刻本僅國家圖書館（筆者案，中國國家圖書館）與上海圖書館各藏有一部，所以希望有關部門調查一下。」按，根據筆者調查，此書臺北國家圖書館館藏兩部並半部殘本，臺北故宮（原北平圖書館寄存書）與日本靜嘉堂文庫皆有藏。大陸另見天津圖書館一部與華東師大藏一部並殘本。另見臺灣師大舊編《善本書目》著錄藏有一部抄本，名為《東吳水利全書》不分卷六冊，有朱墨批校，則待核其情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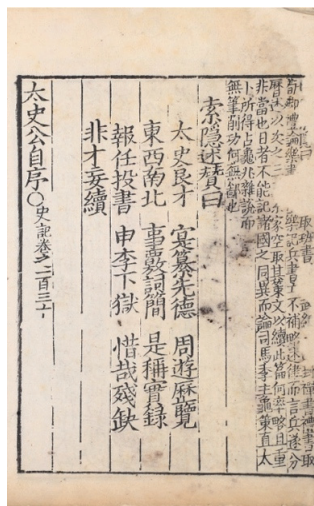
筆者在閱讀本書後，發現有手民之誤，如第 347 頁「日本刊本《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》」記卷尾牌記有言「村上平朱寺離開」。按，「平朱寺」之「朱」當為「樂」簡化字「乐」形似「朱」而誤。此書傳世極少，僅知日本國會圖書館藏一部。

除此之外，尚有不少值得再修訂之處，現將筆者閱讀所得，記之如次，提供讀者參考。

第 34 頁「明萬曆刊本《翰林重考字義韻律大板海篇》」記卷端作者項題「書林雲林鄭世容鑄訂」，尾有蓮花牌記「萬曆辛亥春王正月吉鄭雲林刊行」，訂此本為「明萬曆三十九年福建書林鄭雲林刊本」。按，鄭氏或籍隸閩，然於南京設肆。而雲林非人名，當屬地名，筆者以為是南京。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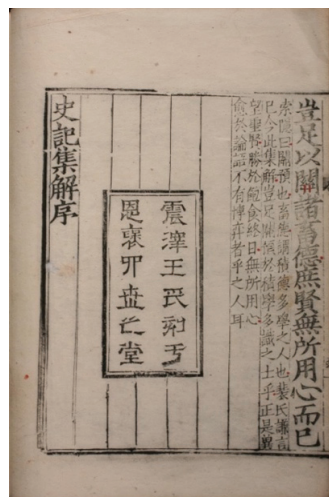


國家圖書館藏翻刻王延喆本



王延喆刻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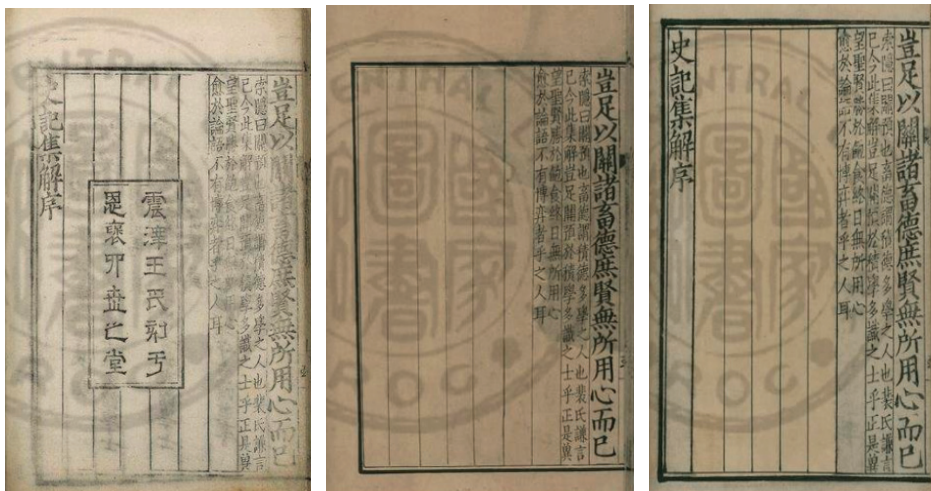
第 39 頁「明嘉靖刊本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》」言「在明代王氏刻書本記者反不多見。現蘇州博物館藏有嘉靖原刻白皮紙初印本一部，彌足珍貴。」明代翻宋黃善夫刻《史記》以王延喆最為有名，由於王本刻工精細，仿若原刊，後世書估或將牌記或其他相關明代註記刊去以充宋版。附帶一題，筆者曾核對國圖館藏本所謂「王延喆本」發現，王刻《史記》當有一種翻刻本或偽本。翻刻本或偽本與王氏原刻極為相似，但卷末署名與牌記顯而易見屬不同版所印。而這樣的發現或一直未被學人知曉，如賀次君《史記書錄》一書，或如國圖一樣被當成王延喆刻本著錄。



蘇州博物館藏王延喆刻本

¹ 詳參拙撰〈積秀堂刻後漢書時間與底本考—兼談積秀堂刻書始末〉，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》43 期，2019 年 7 月，頁 77-85。

前述蘇州博物館藏本為王氏原刊，原刊因屬私人刻書，流傳至今絕少，筆者曾經眼一部與蘇博本同。另見國圖有一種流傳較多的版本，國圖館藏有所謂「王氏原本」兩部（書高 21.1×13 公分，存牌記，書號 01304 與 01306）與經後代書估作偽的「王氏原本」本兩部²（牌記被剷除，書號 01305 與 01307，01307 剷除之跡尤為明顯）。



國圖館藏翻刻本與翻刻作偽本（中與右）

筆者認為國圖所藏五部應非王氏原本，筆者尚未詳勘，推測有兩種可能性，其一是翻刻本，又日本內閣文庫（今國立公文書館）亦藏一部，亦被當成王延喆本著錄。其二是經書估以他本（如嘉靖秦藩刊本）偽為王氏原本。此不可不察。

第 143 頁「葉德輝手校《觀古堂藏書目》」言及葉氏藏書散逸，其言「早在抗日戰爭期間，由其子葉啓倬、葉啓藩售予日本山本，現藏於日本。」按，此當是以訛傳訛之誤。根據筆者研究，葉氏藏書之散，初臺北帝大曾有意收購，但資金未協價，先運滬四之一藏書遂四散。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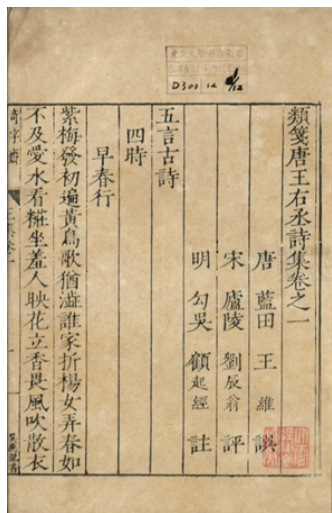
第 224 頁「明刊本《類選註釋駱丞全集》」記：「並鈐有『嘉樹堂』圓形大章。查陳乃乾《室名索引》著錄，嘉樹堂主人係長洲文從龍」。按，此當書坊印，非個人私印。檢北京清華大學藏《葉太史參補古今詩經大

² 另有一部書號 01303 未知是否有剷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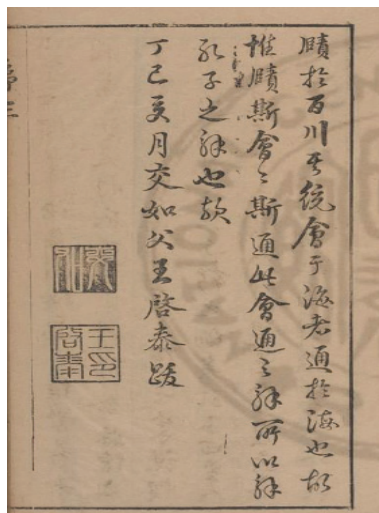
³ 詳拙撰〈國立臺灣圖書館藏葉氏觀古堂書目考述-兼談葉氏藏書散出時間〉，《中國四庫學》第六輯，待刊。

全》亦著錄有「嘉樹堂」。此《葉太史參補古今詩經大全》於本書亦見著錄萬曆福建刊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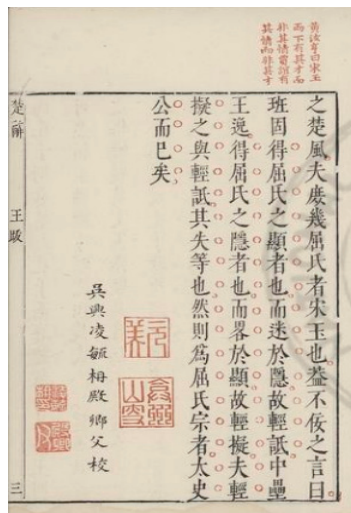
第 225 頁「明嘉靖刊本《類箋唐王右丞集》」記「書口上方刻『奇字齋』三字，首有顧起經序，尾刻『嘉靖三十四年除月白分錫武陵家塾刻』」。按，奇字齋當是書坊名，是書為其代武陵家塾所刊之書。此書臺灣師大亦藏一部，然缺顧氏序與尾刻。⁴



臺灣師大藏《類箋唐王右丞集》書影（筆者翻攝）



國圖館藏《周易會通》（右）與明凌氏刊朱墨套印《楚辭》



第 219 頁「明凌氏刊套印本《楚辭》」記：「（跋）尾鈐有『凌毓枏印』、『殿卿父』兩印記」。按，在墨印書上序跋後亦有類似印章（墨印）者，此當非鈐印。而在明末套印書或清代內府刻書，序跋後亦見套朱印情形，應是相類，當屬套印一部份。本書不少套印本皆如此敘述，當改「跋尾套朱某某印記」。

又按，清內書所刻之書，套朱印與否，當亦是判別是否真是內府刻本根據之一。

第 227 頁「明刊黑口本《賈浪先長江集》」記傅增湘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著錄並訂為「嘉靖刊本」。按，傅藏本今藏臺北國圖，該館著錄「明初刊本」，有黃丕烈跋。

⁴ 詳參拙撰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珍貴明版書考述〉，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明代文獻學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》，臺北市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，2019 年 12 月，第 110-141 頁。

第 232 頁「明東雅堂刊本《昌黎先生集》」記東雅堂主人為徐泰時，並列其生平。按，徐泰時或誤作徐時泰，如國圖著錄，誤，當據以改正。

第 273 頁「明嘉靖刊本《震澤先生集》」記此本為「王鏊文集之第一刻，流傳絕少。至萬曆時書口刻有『三槐堂』三字的《王文恪公文集》寫刊本傳世較多。」按，萬曆刊本朱國楨序云：「文章在朝在野，先後所撰，彙成三十六卷，名曰《震澤先生集》，壽諸棗梨，年深漫漶，先生之曾孫聞谿公清風偉節，異世同符，歸自承天，著鵲音、白杜二稿，存笥未刊，玄孫文學永熙及經輩，合梓之家塾，以己丑（萬曆十七（1589）年）之後，不佞附公驥尾…」又按，萬曆本據筆者研究則屬王家與書訪合作下的出版品。⁵

第 334 頁「明綠君亭刊本《五家宮詞》」記「此為毛氏早期刻本，傳世不多」。按，綠君亭為毛晉清初刻書所署之名，《津逮秘書》亦收有不少書版心下方署「綠君亭」者。根據筆者研究，《津逮秘書》書版來源有幾，一是於胡震亨《秘冊彙函》舊版，版心下方新刻「汲古閣」；二是得自他版，版心下方亦新刻「汲古閣」，此類情形極少；三是明末汲古閣所刻，此類版式不一，「校」字避明諱；四是明末至清初汲古閣新刊，版心下緣記「綠君亭」。

研究古書多重視藏書家撰寫的題記或讀書隨筆，題記或彙成藏書志、讀書志出版，頗便於取用。但藏書家財力、視見有限，無法購買或經眼所有古書仍多。而書估正好相反，他們到處收書，得以經眼藏書家所未能見到的各種珍稀古書。這些書估見識雖多，但很少留下相關紀錄，如著名書估錢听默，今日留存相關紀錄幾乎只能靠藏書家附帶談及。進入民國以後，開始有書估將自己的經眼古書經驗化作文字，但像江澄波這樣，雖早已出版相關經眼古書紀錄，又出有修訂本而不多見。本書重新編纂出版，並與《吳門販書叢談》一書，合為江澄波先生全集之一。江氏《江蘇活字印書》與《江蘇刻書》等書，今日市面也不多見，筆者期待也能修訂再版，合為真正江氏全集，則在目錄版本學領域貢獻更大了。

2020 年 7 月 31 日完稿、8 月 24 日修訂

⁵ 詳參拙撰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珍貴明版書考述〉一文。